慶春約冒風雨上二表迎清醮

遠道回鄉參加上表儀式的村民合照。 周樹佳提供圖片

鄉俗紀聞

慶春約是一條由7條中小型客家村組成的鄉約，其地雖處沙頭角東北部偏遠海隅，村民亦大部分遷離，但難得的是，這約份至今仍保留每10年（連頭尾實即9年）辦一次太平清醮的傳統，今年正值醮期，10餘名主事村民便在剛過去的星期日，無懼風球高懸，齊齊坐數隻小艇回到先輩合建的協天宮上表，以迓盛事的來臨。

祈請諸天神靈屆時降臨鑒察

此約成立於200多年前的嘉慶年間，是由荔枝窩、鎖羅盆、三椏村、梅子林、蛤塘、小灘和牛池湖（舊名：牛屎湖）組成，據傳其時沙頭角的鄉村組成了十約，以便籌建東和墟，第九約就是慶春約。約於百年前，爲了祈福消災，此約的村民便辦起醮來，其後更在荔枝窩村旁風水吉地，興建了一座奉祀關帝爺的協天宮，此後醮會便一直在廟前空地舉行，延續至今。

相信不少讀者對太平清醮的宏偉場面都深有印象，然而一場清醮，除了正醮期間的熱鬧精彩，其實背後還有很多事前工夫要辦，像開醮前的上表奏事，就必不可少，但這些過程除非是個狂熱醮迷，一般人都是很容易忽略的。

「表」即表文，是古時一種下級向上級呈達意見的文體。上表是一種宗教儀式，又稱「通表」，無論道佛皆有，即主事者在年尾開醮前，透過道長先向上天啓奏，言明何地何人何事，於當年何月何日何時開壇設醮，並爲期多少等等，以祈請諸天神靈屆時降臨鑒察。

功曹馬背馱表文直達天庭

爲了顯出建醮者的誠意，香港的太平清醮多採用年頭初通表，年中二通表，再在開醮前夕三通表的模式行事，雖云其表文內容和儀式大致重複，但因禮數所在，村民都是毫不計較，樂意遵行，而慶春約在剛過去的農曆八月初三所行的，就是年中的二通表。

上表儀式除了必不可少的一紙表文，道長還會預備紙馬一匹，顏色一般是白、紅或粉紅。此馬又稱「功曹馬」，因馬背騎有值日功曹，也即古時的驛官，其作用是背馱上奏表文，直達天庭，故當道長誦經完畢，他便會把表文插入簡筒中，再交曹官攜帶，以火焚化，叱令發馬起行，那整個儀式便告一段落。由於派別不同，就筆者所見，正一圍頭喃嘸所行的上表儀式，因有不少細節，一般要花約1個小時；至於全眞派所行的儀式則較簡約，半個小時便完畢。

在沙頭角區內，除了慶春約，十約之中的第八約——南鹿約（又稱：南鹿社）也會在今年年尾打醮，到時區內又有一番熱鬧了！

作者介紹

周樹佳，曾當編劇記者，如今是香港史地掌故研究者、民俗文化課程導師。著有《香港名穴掌故鈎沉》、《李我講古》系列、《香港民間風土記憶》系列、《香港諸神》、《鬼月・鈎沉》等二十餘書。

負責背馱表文直達天庭的功曹馬。

上表儀式在協天宮內關帝像前舉行，事前一陣狂風暴雨，誰知鼓鈸聲乍起，即雨斂風停。

上表的表文。

長洲方便醫院盂蘭法會依舊

喃嘸師父向大士王誦經。 張浩林提供圖片

雖然長洲不是香港最大的島嶼，但建有兩間醫院，第一間是中醫的方便醫院，第二間是西醫的長洲醫院。方便醫院雖然已於1988年關門，但昔年為離世病人及殮葬無人認領遺骸而進行的盂蘭法會依舊繼續，惟規模已大不如前。

前身棲流所 殮葬無依者

19世紀中葉長洲已發展成繁盛的漁村墟市了，故人口大增，但船艇常被颱風吹襲而翻沉，不少人葬身怒海，就算屍骸沖回岸上也收殮無人，生還者無家可歸或更受傷病困擾！清同治十一年，有東莞客商蔡良心念慈悲，發起在島上興建棲流所，即方便醫院之前身，向貧窮島民贈醫施藥，對無依死者或無力殮葬者贈棺殮葬。同治十二年在棲流所附近興建義塚，殮葬無人認領的遺骸屍體。上世紀1915年由當年的街坊總理大力支持下由棲流所地段換取現時的地段來興建方便醫院。正門出口附近立有創建棲流所義塚碑，碑文中見清朝官員大鵬協鎮賴都督因得聆善士之名，不惜專程拜訪，且特爲其善事而題立碑記。可見遠至清朝時期長洲之名不脛而走。

二次大戰後，方便醫院由長洲居民協會管理，有16張病床，其傳統贈醫施藥及施棺殮葬等善業不變，其他島嶼居民紛紛到來求診，故曾受當局重視，早年有港督楊慕琦及金文泰親臨長洲視察，可謂盛極一時！但在上世紀1930年，長洲人口已經過萬及中醫藥未能立刻見效，故有洋行買辦及馮秉芬爵士邀請胡文虎及胡文豹兄弟酬建另一所正規的西醫醫院，解決當時迫切的醫療問題，胡氏兄弟捐出東灣別墅一所，以聖約翰救傷會名義作爲院舍，1934年啓用爲長洲醫院，二次大戰後交回港英政府(現在由醫院管理局管理)。

戰後漸失色 完百年使命

戰後長洲的西醫服務需求日增，但方便醫院則設施落後贈醫施藥也日漸失色。故後期運作多是遺骸殮葬及收住臨終病人。上世紀1988年因種種原因停止運作，結束在長洲近百年的歷史使命。現在院舍殘破不堪，部分屋頂更因颱風而塌下。變作醫院後有病人離世，也要處理島上無人認領的遺骸殮葬。故方便醫院有舉辦盂蘭法會，據聞是當年院長的心意。

法會地點在正門牌樓附近，後面是殮房所在地，直至現在地點不變，變的是法會規模縮小，4日3夜的科儀法事改在一個晚上完成。法會由晚上7時至9時許，入夜前後就先把香燭衣紙打點分配好後立刻火化，火點如龍捲風般旋轉升空，火光把正門牌樓及方便醫院幾個大字照得清楚可見。法會以正一派喃嘸科儀爲主，鶴佬天席爲祭品，有廣府式的細小大士王坐鎮。喃嘸、義工及拍攝者不足10人，附近的街坊也沒有前來上香拜祭。環境破落，氣氛凋零，幽深淒然有不堪回首之感！

張浩林（民間風俗研究者，曾從事出版美術設計工作，前公營機構攝影師）

方便醫院牌樓前火化細小大士王。

義工準備燒衣。

方便醫院另一個入口牌樓。